

善唱洗淨的

悲歌

七等生

「沙河悲歌」的續唱並不指單獨的某個人；一個單獨個人只是一個單獨的特殊例子；一個單獨的特殊例子並不重要，也不被重視，重要的是從其個體生命史實中提出普遍人類的思想形態，也可以說將普遍的人類思想印證於具體的個人生活史實。這是現代小說藝術尋獲共鳴的指標，關懷個體生命的悲喜等於關照全體人類共通的情感。一個時代過去了，另一個表面更新的時代依然存在著不變的生命內在的暗流；獲得新生活經驗的形式改變了，但基本的生命主旨和精神則原本不變；古代人對生活環境，對生命本身，對自然宇宙，對所有一切形上與形下的思想，對現代人而言，依然還在做同樣的沉思；歷史在演進，但個體的存在問題依然不更變。我們是否生存於過去的時代，或活在未來的時空，都沒有多少差別，因為快樂或苦痛的感受不可能遽然離開生命個體。一個作品在同顧和檢討過去時代的經驗時，事實上也在反應目前切身的現實，對於未來同樣還俱有效用；一個選擇外在體裁的作品，事實上也有

在這杜撰的故事反映著作者本身；即或是一本誠實和懺悔的自傳，事實上也在反應廣大的時空世界，許多各色各樣的人的影像和作者的影像重疊交混，故事中的人物根本沒有他單獨個人的特殊意義，而是普遍人類共通的意義。

有位在電視臺擁有的樂隊當樂手的讀者，公開發表了他的工作生活的感受，他說出他們的辛勞工作和所獲得的微薄報酬，他指出現代社會在繁榮的外表上的價值取向，他認為他們只是幕後默默無聞的辛苦工作者，雖然歌唱節目或錄音不能缺少他們，但觀眾的注視目標和大眾傳播的宣揚，大都一味投在歌唱的女星身上，無形中將普遍的價值觀念扭曲和集中於一個偏激的焦點。我想，他由工作酬價的比較所感受到的生活苦澀，必定使他在暗地裏思索一些生命有關的問題，這種思想能够透過瞭解撫慰他不幸的心靈；無論何人，有高深學問的或不識字的勞工，均能在經歷某些生活之後，做有益於自己和有益於社羣之間的諧和思考。在日常工作的催促下，無論何人都能按照正常的節拍與人共同工作，但在私下陶醉的啜飲或孤獨的散步之際，他更容易幻覺到意識抑制下的種種事實，

其敏銳而帶傷感的思想，其要旨是想認清生命。不論是苦悶的人，或是事業成功的人，是偉人或是平庸的人，都不可能脫逃這種情緒的暴露。因為其性質是相同的，因此它普遍的存在。我的同鄉人朱銘先生，是大家所熟知的頗有成就的木刻藝術家，是個很受敬慕和學習的男人，他對他的藝術工作當然定有極遠大的目標。我有幾次與他暢飲交談，他曾有一次帶著極其誠實的口吻對我說：「老七，我常常疑問我的生命，在作品辛苦地完美之後，問我自己我的工作是為了什麼？這件作品到底價值在何處？我為什麼想要完成它？我不做可以嗎？到底我刻了這許多作品對我有何意義？我的生命是什麼？」我很同感他的看法，我為他能從簡陋的民間藝品的學徒，而奮力成為一位國際上知名的藝術家感到自豪，因為他能够從隨波逐流的生活注視內在生命的形象。一個人的工作表現除了有外在的評價外，還有自我的省悟和自我的批判；很明顯地，自我的瞭解是最為具有自知力的人所重視，人類在這方面的精神思想也最為重要。

自省是走向誠實之路；虔誠能使生命獲得存在的定力作用；自我的瞭解才能盡到個體生命應做的職責

，才能有資格扮演人類社會化的一份子；社會，國家，或整個世界，都需要具有健全人格的個人來組成。某人在表面的世界無論如何成功和受到褒獎，盲目的生命依然是可悲的，因為這種生命永遠沒有自由的感覺，它的存在只是一種無感情和沒有知覺的東西，也能由此辨明容收如此無生命的社會，國家或世界的偽善和偏激。一個不能從生活經歷提鍊精萃思想的人，最容易從原形欲望產生一股熱情的社會意識和理想主義，他們只是從一個外借的陳舊理論、而不是從本身環境去設定目標，他們相信歷史的宿命而不是從歷史的觀點中產生啓示，來改進人類生存的環境，他們想利用人性的某些弱點，而不想揭揚人性的美善，他們無視於地球表面高山深海森林平原所形成的優美風景，且從這些千變萬化的綺麗景色所陶冶的互不重覆的內在心態的人類，而意圖蔑視人類各有所用的心智，蓄意去建立一個外表平板無趣的國度，這個國度除了少數統治者外，所有的人類都是清一色的奴工。這種理想善於偽裝私人的權力欲，而披上一件躍身使命的外衣；這種理想可以罔顧生命的個體事實，而意圖鞭策羣衆邁向征服和侵略；這種理想沒有人類追求文明

理想的精神，它本身只是一個強權的集團，沒有人類在工作中維護的公平競爭的原則，而只是施用一切狡詐的利用伎倆，歪曲歷史的言論；這種理想並不讓人類依其個別的秉賦自由選擇其個別的生存途徑，而只設有一個模型公式搶奪個別的自由權；這種理想不容許自由意願的存在，因為他們是利用人們個自獨立的情勢弱點，施行強迫的手段；這種理想所組成的國家永遠是寡頭的集權政治，而不可能是民主憲政；這種理想否定在自由思想下的文學藝術的個別風格的價值，而將一切的文學藝術和生活都變為政治化；這種理想只是知識對知識的欺騙，因此造成階級的仇恨和鬥爭，甚至以愛國的理由進行種族和國際間的戰爭；這種理想存在於知識沒有批判真偽的環境，受到沒有自省能力的人的歡迎，利用情緒化的羣衆，像小男孩投入不辨是非的集體打鬥，而達到他們奪權的目的。但是這種理想架構的福祉，最後乃會由於其操縱者的私慾的暴露，造成不堪收拾的禍害；這種理想必定最後受不住生命個體的良好考驗，因為它本質上建立這種理想時的種種過程的矛盾，必定造成個體間的慌亂和敵意，人們將從飽受精神的壓迫和物慾的不滿足中

揭竿而起，重新尋求自由精神中的公平競爭和合理的均衡，及自然的新陳代謝；所以這種理想的實現無異於暴徒的得意日子，目睹其本來面目後，將馬上爲人類唾棄，因爲這種理想在泯滅了人類的親情、善意的同情心、自動服務的精神、謙讓的美德、個性的自由發展等德性之後，同時也鏟除了人類特有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人類變成沒有表情的活動機器。要辨認這種理想只須看他們公式化的理論和特殊的煽動性用語，這種理想在最初孕育時所提出的救贖主張只是空洞無憑的口號，只要我們考查他們的實際現實生活的思想和表現的貪慾和投機取巧的態度，便能明瞭他們無法和基督聖徒的苦難犧牲和服務社羣的精神同日而語，事實上凡實行這種理想的地區，根本不容宗教的存在，也不能產生文化的諸種形式以諧調生活。這種理想不但不能如他們所標榜的要提昇廣大勞苦羣衆的生活權利，反而阻礙了個人經由勤學努力向上的成功機會；這種理想在文學中所顯露的面貌不是人性所導發的情節，而是一味的仇恨意識的象徵和暗語，不是善意的對社會的改進意見，而是意圖破壞人與人或國與國間的感情；這種理想本身是對抗民主自由的世界，

而不是獻身於掃除民主自由世界裏的循私的污穢工作，以維護民主自由世界的健全和發展，猶如這種理想不能透過人類的內省力，從內在的黑暗世界迸發出一切文學藝術、哲學、科學和宗教的花朵；真正的人類世界必須唯靠內心由衷的寬容、仁慈和愛意的表現，而維持其永恒的存在，因爲人類及萬物的真正統治者是造物主上帝（上帝的存在是經由人對文學藝術、哲學、科學、宗教和生活的思維而感知的唯一知識體），而不是某一個人或集團憑其陰險恐怖和血腥的手段，依循一個外表削平的方式維持人類的生存。

但是目前民主自由社會的污穢和懦弱的人性表現，不能公正地維持正義，缺乏謙讓和同享的美德，利用權勢剝削勞苦工作者的利益，造成極端的經濟不平衡，以及短視而沒有遠瞻的種種計劃，缺乏救溺的同情心，大眾傳播的不道德，人際的偽善，形成自由的誤用和濫用（有人過份享受特權侵佔別人的權益），造成了人類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的低潮，尤其在東方世界的生活環境裏，因爲民衆知識力的淺薄，內在省悟力的斷缺，自私的生活習性，無論在外在生活和在精神都呈現著千瘡百孔和虛脫的現象，成爲魔鬼囂

張和疾病漫延的溫床。我們是否爭取自由或淪為奴隸，就需每個人在自己的內心做一個明確的思辨，不容遲疑地必須做一個確定的選擇。

如果我們將人分成自由人與奴隸兩類別，那麼自由人就是具有選擇力和自主權決定自己所意願的行為，且惟靠自己的工作能力高低所獲得的報酬來決定是否過優渥或簡樸的生活，而奴隸不言而喻，則正是相反，但由於處於被命令和安排工作，也能够分配到活命的基本食糧。一個自由人能够自由由某地遷徙到某地，而奴隸則被指定在一個固定處工作和休息，雖然有這些極端的分別，但人性並不一定恒常決定選擇做一個自由人的路子；由於生命力的倦怠感，精神的沉淪，及以某種複雜的心理因素和恐懼心，將自己的軀體生命任意交給他人使用。某些人甘願做奴隸是對自我主宰力的無從適應，雖然由於某種政體的變革，或戰爭，使人陷於奴隸的狀態，但仍有原是自由人在自由地區走向奴隸之路的，而且有些人由於早年的無知而獻身於理想，或爲了愛國的理由，事後明辨了所謂理想的真象，及對自己國家的管理的方式感到失望，

重新掙脫奴隸的身份努力邁向再做自由人。總之，在一個生活的時空之中，自由與奴隸的兩條路是有來往的；但自由人的可愛之處，是自由人可以繼續意願做個自由人，或選擇奴隸之地成個奴隸的自由；但一個奴隸如想要掙脫奴隸的狀態，則必須冒生命的危險奔投自由。一個國家的政體的性質到底是民主憲政或集權專制，其最大的決定因素在於整個民族的素質和本性；一個民族要擺脫處於被奴隸的地位，或爲自己的人所奴隸，其首要的條件便是從教育著手，改變人性素質，而自由人要自己負責自我教育，從生活中尋找一條內省和沉思的徑道，去探討個人的命運，急功主義則導至更複雜的混亂，演成自我殘殺，既不能救國也不能獲得個人的自由，兩者全失。

能唱悲歌的地方是一個可以自由洗淨的處所，唱有助個人的安魂，也有助於社會環境的改善。不錯，人類本身好懷理想，但所謂理想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也不能遽然實現，人只能依靠內在良知的引導，善唱洗淨的悲歌，那麼這條路便是必行的。